

當面臨生命的安息

人在慢慢的「絕望」中，詩歌是最好的陪伴了，而聖經的安慰也及時浮現。

想起模糊的「當年」，因肝指數飆高至3,800以上，連肝膽腸胃科的主任都來告知轉院「換肝」吧！因院方已決定不再投藥。當下，青天霹靂的「悲傷」油然而生……。醫生還要妻子帶我這個病人去吃「好料」的、去完成「想做的事」？耳中一下子塞進了一堆雜亂的訊息；帶著忐忑不安的心，進了牛排館點了兩客頂級牛排餐，並與妻子一起推敲醫師的話到底有何涵意。原來真有如電視劇所演的，面臨「死亡」的人，想要吃什麼、想做什麼，盡快去完成吧！因為後面的時間不長了……。當年傻傻的自己，竟不知醫生真正的用意。

從餐廳回來後，反而有股淡淡的哀傷，欲哭無淚！看似好端端的自己，只是嗜睡易疲倦、排尿減少……而已，卻得到醫生「不投藥」的決定。心想，真的是面臨生命的終了嗎？住院雖不是好事，但不到一週，自己都已適應了，怎麼突然要我轉院，實在令人費解、懷疑！直到護士小姐再次詢問我何時要轉院，因為要開立轉診證明，才能循序排隊換肝。

我彷彿從外太空回到真實的自己，內心不斷地思考：「肝臟已停止功能，幾經治療無效……。換句話說，就是要面對自己工作才幾年，孩子剛升上高中，就要變成孤兒了嗎？妻子將成為寡婦了嗎？」不由得淚直流、心情鬱悶，彷彿黑暗籠罩，臉色和全身因黃疸變黃，





連眼珠子也發黃了。「慢性肝炎、急性發作」，就是這個症狀，連體重破百的我都扛不住？「主啊！我正年輕力壯，生命就此告終？」「主啊！我可以祈求延壽如希西家嗎？可是希西家最終是失敗的，唉！」「主啊！這就是我生命的終點嗎？要在這裡等著說『再見』了嗎？主啊！我該怎麼辦？」

雖說生有時，死有時；栽種有時，拔出有時；凡事有定時，凡物有定期……（傳第三章）。想想，自己約莫一天就充滿諸多的問號，實在惶恐、無助。即與內人商量，既然醫師已宣告肝臟無作用了，也就不必等著換肝，可以準備出院，回家禱告倚靠神；此刻是操練信心的時刻，一切交託給阿爸父神。雖說只要轉診他院排隊「換肝」，但後續器官的移植，繁複的療程皆充滿未知。既然身子是天父的，就回家專心禱告，改吃中藥，不作積極的深入性治療。說實在的，也沒有對中醫抱持太大的希望，而是相信這是一項屬靈的功課。此時，全家人一起學習面對；吾命離「安息」日程不遠，若主旨已定，也考驗著「無怨、無憾、無爭」的心志，禱告與主「交通、交託、交付」的意志。

遂將出院回家禱告靠主的決定告知護理師，因非立即喪命的症狀，醫師也尊重病人與家屬的決定。而醫師由原本兩天抽血檢驗的例行公事，連連提升至每日抽血監控，奇妙的是，少有的醫療進程與方式，竟發生在我身上。接著，每天肝指數驟降約600-1,000，連續三天（出院前），竟在毫無用藥治療的情形下，降至1,200（正常值38-44，GPT、GOT），雖仍偏高，但此情形已脫離當初不可逆的窘境。內人安慰、打趣

地說：「當我們拿出信心，放棄醫療，專心靠主，肝指數被嚇得『提臀』落跑了」。其實自己正面臨疑似「肝衰竭」的情況，只是外表看不出來，傳統的皮膚發黃、眼珠子泛黃、口乾舌燥一一浮現。到了安息日，仍向醫院請假，外出領會，只是回院後已疲憊的癱軟在病床上。

「凡活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神的手中」（伯十二10）。心中盤算著開始專心為此病痛禱告；買房、買車、置產已非選項了；若真賺了全世界，卻喪命，有何意義？於是把握僅剩的時間，「反省」過往的生命歷程，記憶如雪花般片片飄落，也盡力抽絲剝繭的翻遍時光的囊袋，曾在何時、何處「得罪神」，才需在「壯年」的歲月裡，求主幫助、赦免呢？若只因「忙碌」而不慎傷身，理當「調整步伐」，重新來過，前提是先求天父醫治並給予機會。

實值擔任總會的行政工作，到處開講習會，白天錄製臺語廣播節目，邀信徒「採訪」，晚上又有靈恩佈道會；因年輕不懂節制，常熬夜，工作繁忙下，身子終於亮起紅燈。所謂「保養顧惜」應量力而為，一不小心體力超額支出，造成無法承擔的重擔。「肝臟」是沉默的器官，往往是在檢查後指數飆高，才知肝臟出問題，而且此器官反應非常遲鈍，若非超出過多的負荷，通常一經檢驗（抽血）都是直接掛重症。所以要有固定追縱的習慣，方能得知肝臟在體內「發炎」的情況；然而一旦受損「鈣化」，將導致「肝硬化」，至終藥石罔效而欲哭無淚！



想想，是自認身壯而不經事，也不「小心肝」，更沒有「保養」身體的概念。自從神學院畢業，上床睡覺很少在兩點以前，所以同學、信徒們都笑稱：「可以買早點回來……。」硬撐著疲累的身子，隔天早禱又要準時，不單睡眠少了，身體機能的恢復也緩慢了，日積月累，終於出現「怒吼」的「急症」。就這麼被醫生判定，不接受也不行。但感謝主，天父慈憐，垂聽禱告，以這過往的病症提醒，身體真不可隨意「濫用」，需好好疼惜，才能延年益壽；若恣意放縱，各器官將「停滯」運作，讓人「好看」。人是軟弱的，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；但心靈憂傷，誰能承當呢？（箴十八14）。

每當靜下來，那曾經參加過、協助過的「喪禮」情景迎面而來，內心也開始想著：「自己的喪禮會怎麼辦理、愛吟唱的詩歌是否選好、是否該立遺囑，不然也應交待內人去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「憾事」吧！」想到此，不禁悲從中來，憂傷情緒籠罩全身；再不然，求主讓我減少痛苦，至少「安然離去」，勿累著家人……。人在慢慢地「絕望」中，詩歌是最好的陪伴了，而聖經的安慰也及時浮現——「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」（西三3）。內心雖是憂傷，但眼見肝臟活絡、指數下降，明白這不是靠藥物控

制，而是停藥後每天的禱告，畢竟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；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」（箴十七22），甚至還常自嘲是「小信、無用的人」！內人安慰地說：「若真有事，不會讓你有機會在這裡頹廢，擔心真是多餘的，倘若沒事，這過程應成為往後加倍努力、盡責的動力。」沒錯，神沒應許「天色常藍」，卻應許永遠同在。短短兩天，除了體膚變黃，其他沒什麼差別。「主恩夠用」，感謝主再次拯救。

當時醫師提議，直系血親捐肝（器官），乃最佳的「配對」，而且更利於適應。心想，只是苦了身材相偕的兒子，加上面對這種無法掌握、無人保證的作法，我當下就拒絕了。就這樣，斷斷續續偶服中藥，心情平靜放輕鬆，調整作息時間，監控自己；長時間禱告交託，不再悲傷的過日子。當三年滿了（每三個月回診，每六個月超音波檢驗……），主憐憫，指數終於保持正常。至今，再一個三年，即可解除「管制藥」的使用。感謝主，約過了十二年，終於回復完全，可以繼續邁步向前，繼續作工、繼續服事。

原來主藉著身體的疾病，讓「自以為健壯的身子」轉瞬間成為生、死最大的課題。面對安息，今昔對照，更顯平穩，能夠藏身於主懷中而自覺卑微，凡事感謝、感謝、再感謝；他日若再發病，心境勢必大不相同，也深信這樣的心路歷程，將成為依靠主最大的動力，並且不留遺憾。

